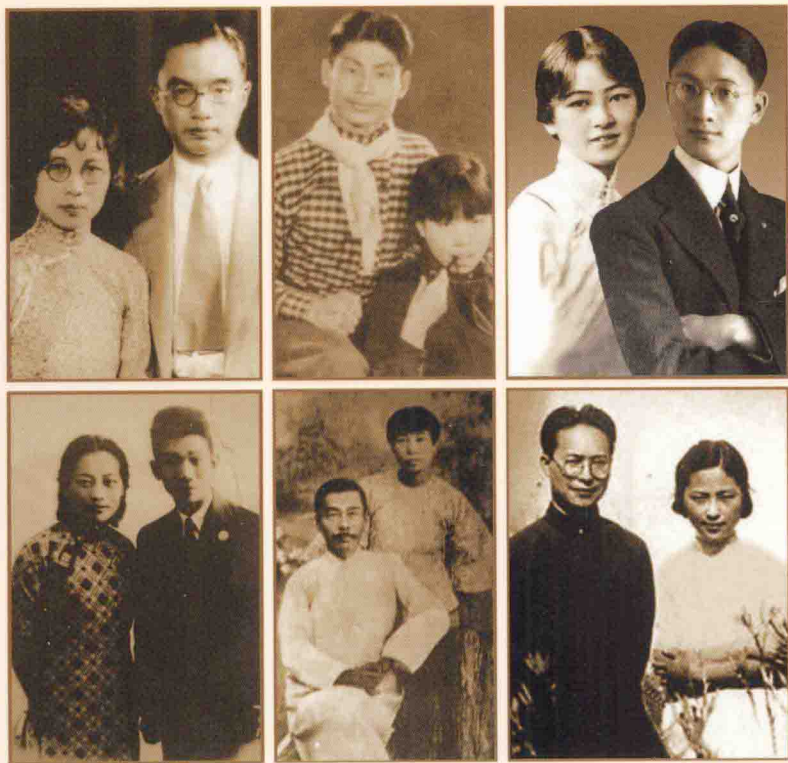


民国课堂
MINGUO KETANG

黄旭东 编著

民国课堂 大先生的情书



情书最美是民国

鲁迅、徐志摩、郁达夫、沈从文、萧红……

才子佳人的温依软语 一个时代的浪漫风流

笔尖上的浪漫 大先生的爱情

民国情书中的纯爱记忆 大先生们隐秘的另一面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014057694

K820.6
9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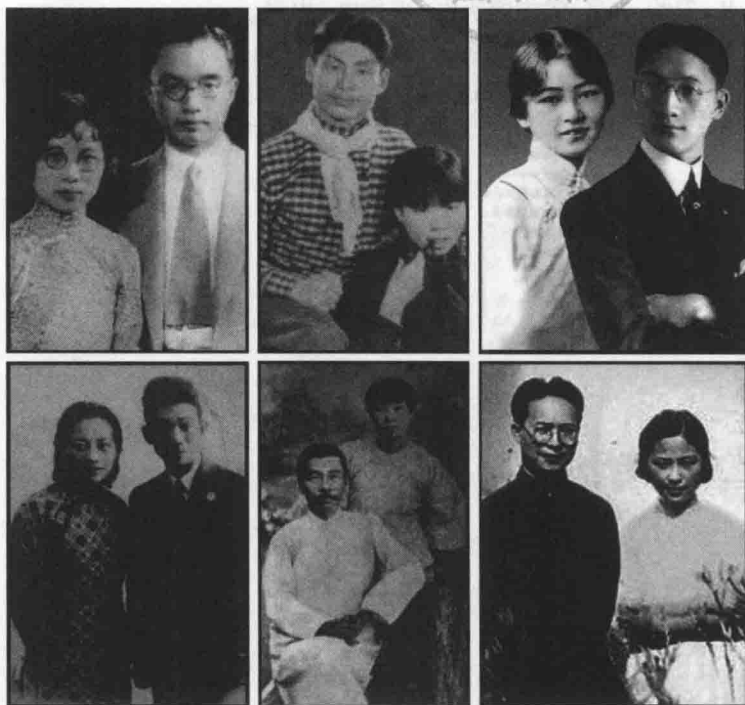
民国课堂
MINGUO KETANG

黄旭东 编著



民国课堂 大先生的情书

MINGUO KETANG: DAXIANSHENG DE QINGSHU



北航

C1742675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民国课堂. 大先生的情书 / 黄旭东编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 2014. 9

ISBN 978-7-219-08960-6

I. ①民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中国历史—现代史—史料—民国 ②书信集—中国—民国 IV. ①K258.06 ②I26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13108 号

监 制 白竹林
策划编辑 田 珅
责任编辑 唐柳娜
责任校对 覃结玲
封面设计 王 霞
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
邮 编 530028
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0mm×1010mm 1/16
印 张 12
字 数 150 千字
版 次 2014 年 9 月 第 1 版
印 次 2014 年 9 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8960-6/K·1510
定 价 25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序 言

“横眉冷对”、“匕首”、“投枪”……

不用我赘述，大家已经知道，这肯定是被誉为“战士”的鲁迅先生的特质。

那么，“小白象”呢？

陌生了吧！

告诉你——“小白象”就是鲁迅先生！

这是鲁迅先生终身的伴侣——许广平女士对他的爱称。而鲁迅先生呼许广平则是“小刺猬”、“小害马”、“乖姑”、“广平兄”……

想不到吧，一头钢针般硬头发的鲁迅先生，也能有这般富有童真的儿女情长。

民国，对于现今的我们，不少东西已经成为传奇。这些东西，之所以在我们看来是传奇，自然，与我们有意的历史遮蔽有关，也与我们自身的懒惰有关。不过，随着历史的行进，这样对历史的误解或者隔阂，也使我们萌动的心灵多了一份对历史真相的渴望。

本书的编撰，就来自这萌动的心灵。

针对当下一直不衰的民国阅读热，本书另辟蹊径，采取图文结合的方式，从民国时期大先生们的情书入手，为大家提供了一个“回到民国”的通道。通过这些大先生的直接一手材料，通过对他们爱恋故事的了解，对他们心灵最柔软那部分的知晓，你会看到一个截然不同、立体丰满、鲜活可触的大先生的形象。

在这里，你会看到，一向硬汉形象的鲁迅温柔而朴拙的一面；你会看到，腼腆的沈从文竟然是如此的深情执着；你会看到，一向风流潇洒的纯真诗人徐志摩，居然也有懵懂性情；你会看到，胸襟开阔的郁达夫陷入爱情中是那般委屈可怜……

另外，本书附录选取了几对无可查考的恋人的情书，他们或许也是当时的名人，但更可能是民国时期大众中的普通一员，他们的情书或许更能体现民国这一纸质时代爱情的本真形态。

最后，在爱情日益沦为快速消费品的今天，我当然希望读者能从本书里得到更深一些的东西，比如：

让民国时期的爱情传奇，在现今的我们身上生根、发芽、开花……

目 录

- 两地书 一世情：鲁迅—许广平 / 1
- 别丢掉这一把过往的热情：徐志摩—林徽因 / 12
- 你占有我的爱：徐志摩—陆小曼 / 22
- 一往情深深几许：沈从文—张兆和 / 34
- 可以为你而死：郁达夫—王映霞 / 48
- 谢谢你给我力量：朱自清—陈竹隐 / 63
- 爱像火山的喷烈：瞿秋白—杨之华 / 69
- 一切都是为你：闻一多—高孝贞 / 78
- 秋花苦雨：萧红—萧军 / 92
- 一地相思，两处闲愁：朱湘—刘霓君 / 102
- 梦着你，神魂依恋着你：朱生豪—宋清如 / 117
- 我俩的爱情不可灭：蒋光慈—宋若瑜 / 130
- 秋风里的落叶：庐隐—李唯建 / 141
- 生死相依：高君宇—石评梅 / 150

附录

- 你如此的娇美，你占据了我的心：瑞琪—如桐 / 164
- 我一路思念着你：尔奎—婉容 / 172
- 你温存地为我看护：佳铭—宝 / 180

两地书 一世情：鲁迅—许广平

鲁迅 (1881—1936)

原名周树人，字豫才。浙江绍兴人。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、新文化运动主将。

许广平 (1898—1968)

祖籍福建，出生在广州。1917年就读于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预科。1923年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，成为鲁迅的学生。



鲁迅与许广平、周海婴

爱无红尘距离

可以这么说，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情是从书信往来开始的。

1920年的秋天，鲁迅在北京大学和女师大授课。第一堂课，许广平坐在教室的第一排，鲁迅给她的印象就是：其他教授都穿戴整洁，唯独他一身补丁，裤子两个膝盖上一块蓝一块紫，皮鞋也不例外，都补得跟鲤鱼鳞片似的。而且他头发很长，还是个平顶。同学们纷纷交头接耳，掩嘴议论，取笑他像个乞丐。

1922年，许广平第一次给教过她两年书的老师鲁迅写信，请求给予“真切的明白的指引”。收信当天，鲁迅就热情地给她回信，希望她用“壕堑战”的方式，跟旧社会进行战斗。从此，许广平经常给鲁迅写信，有时还登门谒见，向鲁迅求教。

1925年端午节这一天，鲁迅请许广平、俞氏三姐妹等一共六个女学生到他位于西三条胡同的家中吃饭，共度佳节。吃饭一开始，许广平跟其他女学生就敬鲁迅先生酒。酒敬完后，有一个女学生说葡萄酒太轻了，就改喝黄酒了。喝了三轮后，许广平又说黄酒太轻了，还问有没有胆量吃白酒。鲁迅先生说，吃白酒就吃白酒。

喝白酒期间，有醉意的鲁迅揪了俞芬的头，还敲了一记许广平的头。

端午节的聚会刚过半个月，警方开始禁止女师大的学生运动。学生宿舍被关闭，家在广东的许广平此时没了栖身之所，只好向老师求助，鲁迅伸出援助之手，让她暂时住到自己的家中。

在鲁迅家中，许广平不仅承担了全部家务，还为鲁迅抄书稿。她抄写的

速度很快，有一天，她连续抄了一万多字。鲁迅从外面回来时已经很晚，看到她还在不停地抄写书稿，就说：“你抄得太辛苦了。”还拿许广平的手来揉，这让许广平感觉到鲁迅对她的关心已经不像老师对学生。

1925年夏末，在鲁迅的家里，许广平第一次向鲁迅表达了自己的爱意。可是，鲁迅觉得自己是个有妇之夫，不管婚姻幸福或不幸，就只能这样了，不配被人所爱。而许广平却说：“神未必这样想。”

这是一句令两人彼此心照不宣的话，出自鲁迅在女师大授课时编的教材，教材中有英国诗人勃朗宁写的一个爱情故事^①。

鲁迅叹息，如此回答她：“你中毒太深了，我课堂上讲的这个故事你太理解了。”鲁迅这样回答，并不是拒绝许广平，而是要她再慎重考虑。

面对许广平大胆、主动的爱，鲁迅在心理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。他曾说过：“我们搞新文化的人是很正派的，很正经的。所以我们坚决也不纳妾，我是坚决不找第二房的。”鲁迅认为，爱情是婚姻的基础，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可能幸福的。对于自己和朱安的婚姻，他原本已做好牺牲的准备。

可是，自从与许广平交往之后，鲁迅的生活出现了变化。无爱的婚姻，受到了冲击，打算牺牲自己的念头也开始动摇了。经过两人一段时间的接触，以及受到许广平的影响，鲁迅慢慢地也向许广平表示“我为什么必须牺牲自己呢”。

“神未必这样想”的谈话之后没多久，许广平再一次走进鲁迅的小屋，希望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。一番凝视与思量后，鲁迅对许广平说：“我可以爱，你胜利了。”

① 故事讲的是一个年长的老师同一个年轻女学生相爱了，但是，年长的老师认为不能相爱，总是说我们不相称。等到两个人都老了之后，回头再想，觉得他们还是可以相爱的，神未必这样想。

1926年8月，鲁迅离开北京赴厦门大学任教，许广平同车南下，到广州的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任训育主任。同时离开了见证他们爱情的北京，离开了西三条胡同。

1927年1月，鲁迅也到了广州，担任中山大学教务主任兼文学系主任，许广平任他的助教。当年10月，辞去中山大学教职的鲁迅与许广平同去上海，正式公开了两人的爱情，宣布同居。那一年，鲁迅四十六岁，许广平二十八岁。

1929年10月1日，两人的爱子出世，取名海婴。

1933年5月，两人将此前的书信编辑成《两地书》出版，作为他们爱情的见证。

1936年10月19日，鲁迅病逝。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鲁迅紧紧握住许广平的手，同她诀别：“忘记我，管自己的生活！”这是鲁迅留给许广平最后的爱，但她怎能忘记这个既是师友又是亲爱的丈夫的人呢？

情书选

【一】

我也当平心和气，度过预定的时光，不使小刺猬忧虑。

——鲁迅

乖姑！小刺猬：

在沪宁车上，总算得了一个座位；渡江上了平浦通车，也居然定着一张

卧床。这就好了。吃过一元半的夜饭，十一点睡觉，从此一直睡到第二天十二点钟，醒来时，不但已出江苏境，并且通过了安徽界蚌埠，到山东界了。不知道刺猬可能如此大睡，我怕她鼻子冻冷，不能这样。

车上和渡江的船上，遇见许多熟人，如马幼渔的侄子，齐寿山的朋友，未名社的一伙；还有几个阔人，说是我的学生，但我不识他们了。那么，我到北平，昨今两日，必已为许多人所知道。

今天午后到前门站，一切大抵如旧，因为正值妙峰山香市，所以倒并不冷静。正大风，饱餐了三年未吃的灰尘。下午发一电，我想，倘快，则十六日下午可达上海了。

家里一切如旧，母亲精神形貌仍如三年前，她说，害马为什么不同来呢？我答以有点不舒服。其实我在车上曾想过，这种震动法，于乖姑是不相宜的。但母亲近来的见闻范围似很窄，她总是同我谈八道湾，这于我是毫无关心的，所以我也不想多说我们的事，因为恐怕于她也不见得有什么兴趣。平常似常常有客来往，多至四五个月，连我的日记本子也都打开过了，这非常可恶，大约是姓车的男人所为。他的女人，廿六七又要来了，那自然，这就使我不能多住。

不过这种情形，我倒并不气，也不高兴，就说必须回家一趟，现在是回来了，了却一件事，总是好的。此刻是十二点，却很静，和上海大不相同。我不知乖姑睡了没有？我觉得她一定还未睡着，以为我正在大谈三年来的经历了。其实并未大谈，我现在只望乖姑要乖，保养自己，我也当平心和气，度过预定的时光，不使小刺猬忧虑。

今天就是这样吧，下回再谈。

（一九二九年）五月十五夜

【二】

这是你要睡的时候，我总照常地醒来。

——许广平回复

小白象：

昨夜饭后，我到邮局发了你的一封信，回来看看文法，十点多睡下了。早上醒来，算算你已到天津了，午饭时知已到北平，各人见了意外的欢喜，你也不少的高兴吧。今天收到《东方》第二号，又有金溟若的一封挂号厚信，想是稿子，都放在书架上。我这两天因为没甚事体，睡得也多，食得也饱，昨夜饭增添了二次，你回来一定见我胖了。我极力照你的话做去，好好地休养。今天下午同老太太等大小人五六个共到新雅饮茶，她们非常高兴，因为初次尝尝新鲜，回来快五点了。《东方》看看，一天又快过去了。我记得你那句总陪着我的话，我虽一个人也不害怕了，两天天快亮就醒了，这是你要睡的时候，我总照常地醒来，宛如你在旁预备着要睡，又明知你是离开了。但古怪的感情，这个味道叫我如何描写？好在转瞬天真个亮了，过些时我就起床了。

(一九二九年)十五日下午五时半写

【三】

自己总呆呆地高兴，不知何故。

——许广平

小白象：

昨天食过夜饭，我在楼上描桌布的花样，又看看文法，十一点了，就预备睡。睡得还算好，可是四点多又照例醒了，一直没有再困熟，静静地躺着，直至七点多才起来。昨日你本于午饭时到了，又加之听三先生从暨大得来消息，西匪退出乡土了，原因是湘军南下包围，如此别方面不致动作了，也可稍慰。今天上午我在楼下缝了半天衣服，又看看报纸，中饭的时候，三先生把电报带来了，人到依时，电到也快，看看发电是十三，四〇'，想是十五日下午一点四十分发出的，阅电心中甚慰（虽然明明相信必到，但愈是如此愈非有电不可，真奇怪）。看电后我找出一句话说：“安”字可以省去。三先生说，多这个字更好放心，三先生真可谓心理学家，知道你的心理了。我直至今刻都自己总呆呆地高兴，不知何故。

这几天睡得早，起得早，晨间我都在下面吃早粥的，今天那个地方完全不痒……了，别的症候也好了，想是休息过来的缘故，以后我当更小心，不使有类似这类的事体发生，省得叫远路的人放心不下。阿菩当你去的第一天吃夜饭的时候，把我叫下去了，还不肯罢休，一定要把你也叫下去，后来大家再三给她开导，还不肯走，她的娘说是你到街上去了，才不得已地走出，这人真有趣。上海是入了梅雨天了，总是阴沉沉，时雨时晴，那种天气怪

讨人厌的，你一到家大家都遇到了吗？太师母等都好？替我问候。局面现时安静，听说三大学之被封，是因前大陆校长鼓动三校学生预备包围市党部，替桂方声援之故云，不知确否。

愿眠食当心。

小刺猬

（一九二九年）五月十六日下午

【四】

天天寄同一名字的信，邮局的人会不会古怪？

——许广平

小白象：

今天下午刚发一信，现时又想执笔了，这也等于我的功课一样，而且是愿意习的那一门，高兴得就简直做落去吧，于是乎又有话要说了——

这时是晚上九点半，我一边洗脚，一边想起今天是礼拜五，明天是礼拜六，又快过去一礼拜了。此信明天发，省得日晒受耽搁，料想这信到时又过去一礼拜了，得到你的回信时又是再一礼拜，那么总共就过去三个礼拜了。那是在你接此信，我收到你复此信时候的话。虽然真个到临还有些时光，但不妨以此先自快慰！话虽如此，你没有工夫就不必每收一信，即回一封，因

我已晓得你忙，不会怪念的。

生怕记起的又忘记写了，先写出来，你如经过琉璃厂，别忘记买你写日记用的红格纸，因为已经所余无几了。你也许不会忘记，我是提一声较放心。

我寄你的信，总喜欢送到邮局，不喜欢放在街边绿色铁筒内，我总疑心那里是要慢一点的，然而也不喜欢托人带出去，于是我就慢慢地走出去，说是散步，信收在衣袋内，明知被人知道也不要紧，但这些事自然而然似觉含有秘密性似的。信送到邮局，门口的方木箱也不愿放进去，必定走到里面投入桌子下。心里又想，天天寄同一名字的信，邮局的人会不会古怪？挽救之法，于是乎用别号的三个较生眼的字，而不用常见的二字，这种思想，自己也觉得好笑，但也没有支配这个神经的神经，就让他胡思乱想吧。当走去送信的时候，我忆起有个小人夜里走到楼下房外信局的事，我相信天下痴呆不让此君了。但北平路距邮局远，自己总走不便，此风万不可长，宜切戒!!!!

今日下午也缝衣，出去寄信时又买些香蕉枇杷，回来大家分吃，并且下午又曾大吃烤豆沙烧饼一通，你近日来是不是大吃火腿呢？云腿吃过没有，还堪入口否？我身体精神都好，食量也增加，而且不必吃消化药，只不过继续做一种事情，久就容易吃力，浑身疲乏。我知道这个道理，总小心调节，坐坐就转而睡睡，坐睡都厌就走到四川路缓缓来回一个短路程，如是就不致吃苦了。

时局消息，阅报便知，不及多述了。有时北报似更详悉，此间由三先生看看外国报，也有些新闻听到。听说京汉路不大好走，津浦照常，但你来时必须打听清楚才好。

小刺猬

(一九二九年)五月十七夜十时

【五】

八月间，我们要有小白象了。

——鲁迅回复

小刺猬：

昨天从老三转上一信，想已到。今天下午我访了未名社一趟，又去看幼渔，他未回，马珏是因疮进病院多日了。一路所见，倒并不怎样萧条，大约所减少的不过是南方籍的官僚而已。

关于咱们的故事，闻南北统一以后，此地忽然盛传，研究者也很多，但大抵知不确切。上午，令弟告诉我一件故事。他说，大约一两月前，某太太对母亲说，她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我带了一个孩子回家，自己因此很气愤。而母亲大不以气愤之举为然，因告诉她外间真有种种传说，看她怎样。她说，已经知道。问何从知道，她说，是二太太告诉她的。我想，老太太所闻之来源，大约也是二太太。而南北统一后，忽然盛传者，当与陆晶清之入京有关。我因以小白象之事告知令弟，他并不以为奇，说，这也是在意料中的。午前，我就告知母亲，说八月间，我们要有小白象了。她很高兴，说，我想也应该有了，因为这屋子里，早应该有小孩子走来走去。这种“应该”的理由，和我们是另一种思想，但小白象之出现，则可见世界上已以为当然矣。

不过我却并不愿意小白象在这房子里走来走去，这里并无抚育白象那么广大的森林。北平倘不荒芜下去，似乎还适于居住，但为小白象计，是须另

选处所的。这事俟将来再议。

北平很暖，可穿单衣了。明天拟去访徐旭生。此外再看几个熟人，另外也无事可做。我觉得日子实在太长，但愿速到月底，不过那时，恐怕须走海道回了。

这里和上海不同，寂静得很。尹默、凤举，往往终日倾心政治。尹默之汽车，昨天和电车冲突，他臂膊碰肿了，明天拟去看他，并还草帽。台静农在和孙祥偈讲恋爱，日日替她翻电报号码，忙不可当。林卓凤在西山调养胃病。

我的身体是好的，和在上海时一样。据潘妈说，模样和出京时相同。我在小心于卫生，勿念，但刺猬也应该留心保养，令我放心。我相信她正是如此。

附笺一纸，可交与赵公。又告诉老三，我当于一两日内寄书一包（约四五本）给他，其实是托他转交赵公的，到时即交去。

迅

（一九二九年）五月十七夜